

从夏天 开始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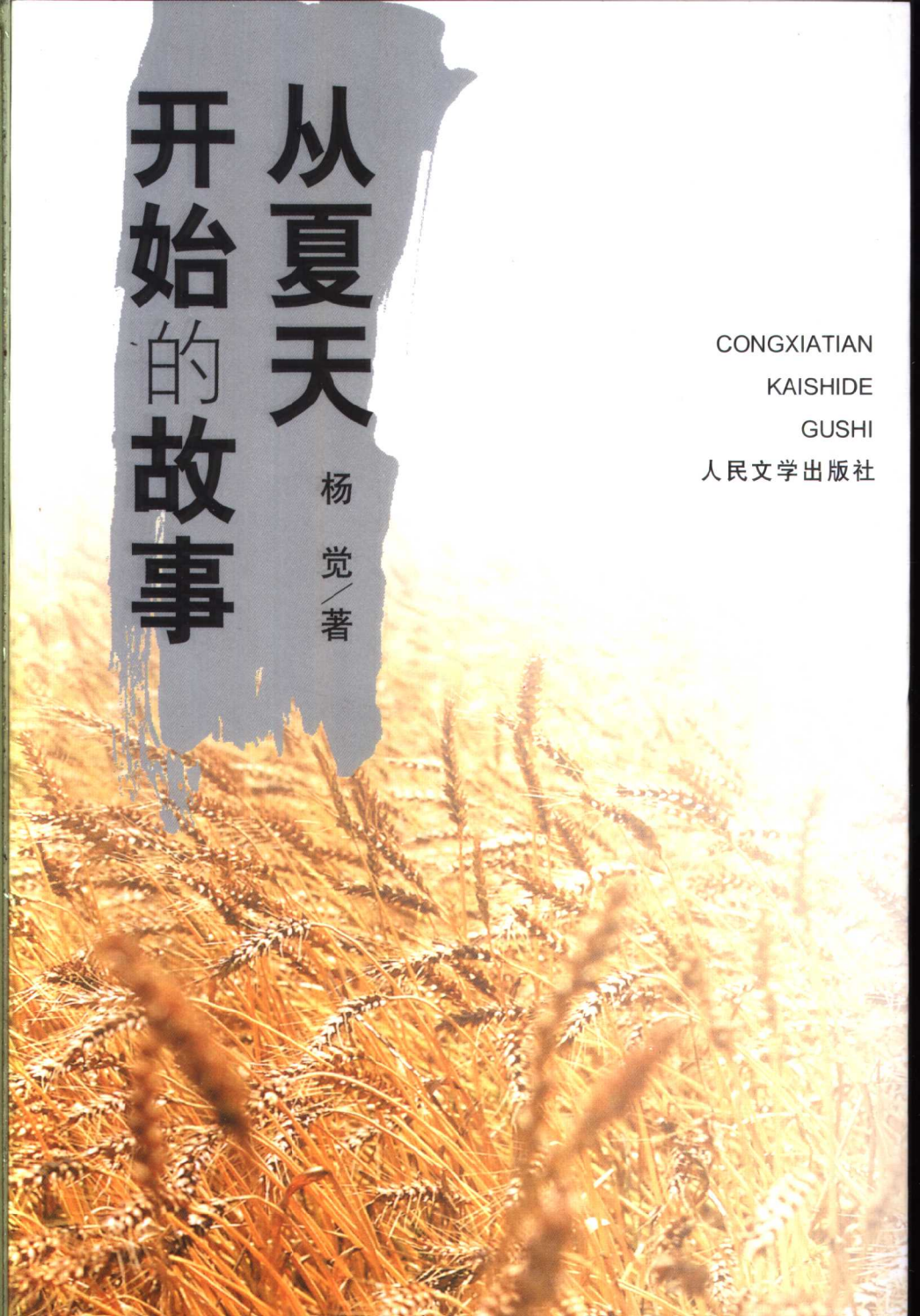
杨
觉／著

CONGXIATIAN

KAISHIDE

GUSHI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从夏天 开始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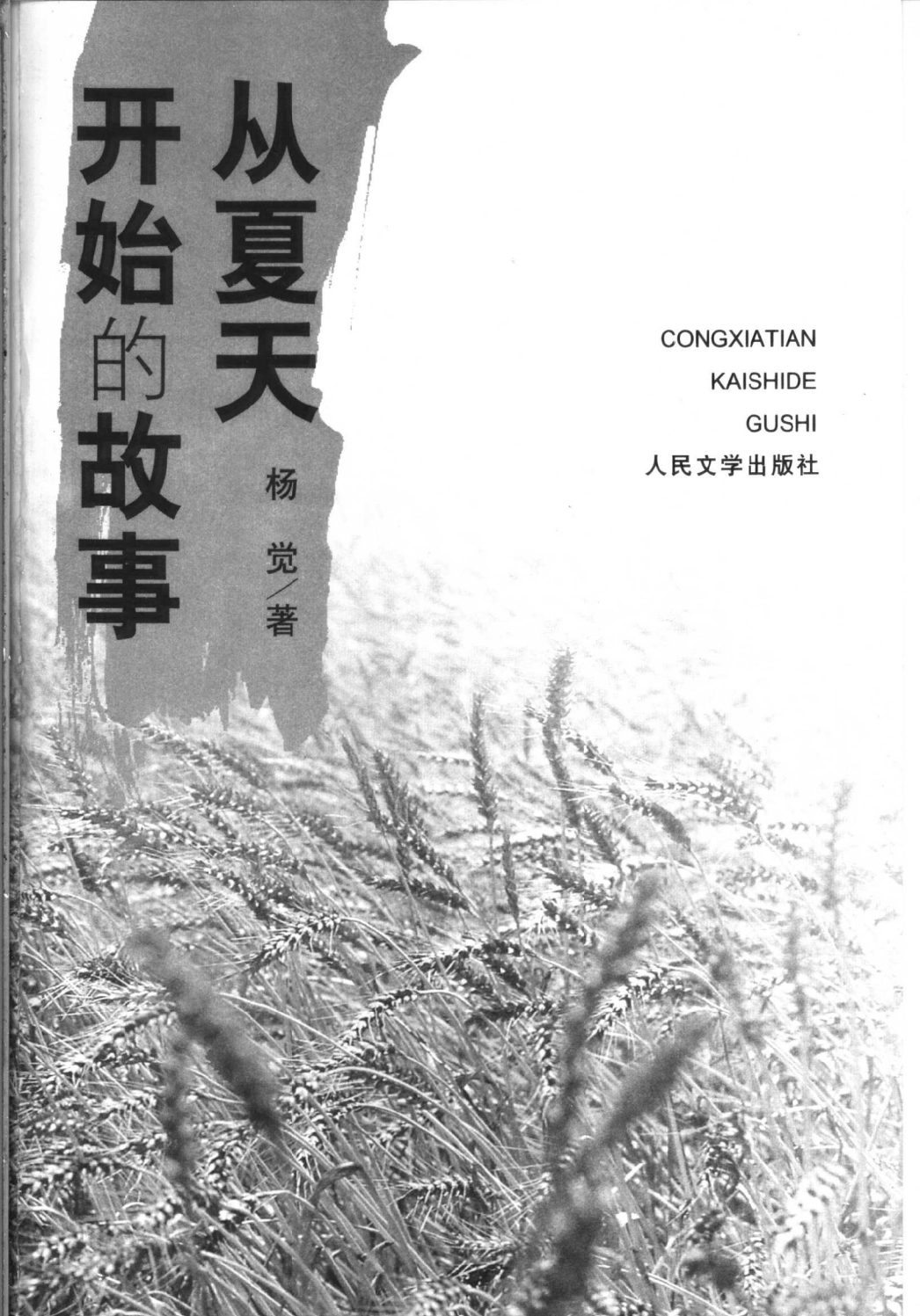
杨
觉／著

CONGXIATIAN

KAISHIDE

GUSHI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夏天开始的故事/杨觉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2

ISBN 7-02-004338-0

I. 从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7370 号

责任编辑: 杨 柳 责任校对: 王玉川
装帧设计: 柳 泉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从夏天开始的故事

Cong Xia Tian Kai Shi De Gu Shi

杨 觉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泰格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214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页 3
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02-004338-0/I·3300

定价 17.00 元



作者像

一九五七年麦收时节，郑思远来到杜家村。

河北平原上的这个小村庄是妻子贾清芬的老家。她因为长期身体不好，正在老家养病。郑思远是来接她回北京参加整风运动的。

郑思远下了马车，踏上这片热土，仰望蔚蓝的天空，又凝神展望眼前这广袤的平原田野，感到特别亲切。他十四岁时曾在这个县的省立中学读书。一九三八年，又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学院学习，抗战学院就设在他读书的中学。时隔二十年又踏上这片土地，他能不高兴吗！

他的妻子贾清芬也是这个中学的学生，后来在抗战学院女生队学习。一九三八年春，日本军队进攻冀中，他们俩一个分配到冀西游击队，一个留在冀中打游击。到了开国大典那年，两个人相遇，才结为伴侣。

贾清芬家中除了父母，还有寡妇嫂子。嫂子四十多岁了，从二十多岁守寡，抚养遗孤一男二女，又侍奉公婆。长年的孤苦和劳累，她已经两鬓白发。对这位嫂子，清芬有说不尽的感谢话。嫂子说：“你别谢我。看见你活着回来，俺这心里比什么都好受！万一你和你哥你姐那样，咱这个家还过不过？能见了你，老人高兴，俺也高兴。就好好养养身子吧！”

郑思远这是第一次来岳父家，提着不少礼品走在田间小路上，累得满头大汗。一路上望不尽的麦田，金黄的麦子被风吹动，亚赛万顷波涛从南向北滚动，远近麦浪里有成群的社员挥舞镰刀割麦。他走在麦田中间的小路上，不时被麦穗刺痛手臂。到了村头，见有不少人在吵嚷。他无心听人家在说什么，但有个人的嗓门特高，他激动地喊：“秋后再不分社，咱们就不下地干活了！让联村社干部也饿着！”

郑思远听了一惊：要罢工？为什么？本想上前打听妻子的家在哪儿，又不便过去打搅人家。只见不远处麦场上有不少穿花布衣裳，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妇女在碾麦。人们见他走过来，好奇地观看：“这是谁家的客人？”“许是小正子的姑父来接他姑！”

郑思远走到场边，规规矩矩地站住，先擦一下头上的汗水，恭敬地向场边上一位年纪大的妇女问：“请问，小正子家在哪儿？”

那妇女忙放下手里的杈子，走上前来：“你是小正子姑父吧？”郑思远打量了这位小脚妇人一眼：“你是嫂子吧？”

那妇女欣喜地说：“快家去吧！”回头叫她儿子：“快给你姑父提上东西，家走吧！”

岳父家在一条狭小的胡同里，路北的小门，对面是生产队饲养处的后山墙。房子是旧砖房，正房三间，东西房各两间。院子是一长条，窄得能从东房跳到西房上。这样的房子，在杜家村算是中等人家。嫂子进门就喊：“清芬，忙出来看看，你那亲人来啦！”

清芬从正房出来，岳父岳母跟在后边笑脸相迎。清芬笑容满面：“说来就来了！”

嫂子说：“不是你招的，这大贵人不进咱这穷家！”

郑思远知道,两位老人已经七十多岁。抗战之初就把儿子和两个女儿送到革命队伍。如今,儿子和大女儿为革命牺牲了,只剩下清芬一个女儿,我怎么能不来看看这可敬的老人!便恭恭敬敬地向二老深深鞠躬。歉然地说:“早就想来看看老人,实在忙。”

大家进屋坐下。嫂子说:“这回他姑父来,可得多住几天。你看咱这家还像个家呀?”

郑思远说:“我请了几天假。还得快点回去参加整风。”

嫂子嗔着说:“刚来就说走,不行!她姑一走就是二十年,刚进北京那年,回家来了三天,炕头没坐热,又拍屁股走啦!她把家忘啦!”话音里听得出来:她是多么感到家里缺少少女的苦处!又多么思念她那牺牲的丈夫!

郑思远安慰她说:“嫂子,从这回来就开了头,往后,年年过大年时就来看你们,还怕你嫌烦呢。”

“嫌烦?你俩一辈子不走才好呢!能行?”嫂子给斟上茶,“你们在外边做事,过的是什么日子,谁还愿意回这个穷家!”

清芬说:“等我把你们都接到北京去。”

嫂子笑着说:“我没那好命。俺就拉着小正子守着这穷家。现在都合作化了,在队里干活,是人就能挣工分,有吃有穿,冻不着饿不着就行啦!当年,一家子老的老,小的小,种二十多亩地。年年是咱爹扶耒,大闺女牵牲口,我拉砘子,种了麦,种大田,过了麦,过秋。咱娘不能下地,在家做饭,做针线活,拣豆子,撕棉花,摘花生果。一家子就这么苦扒苦掖。闹日本鬼子那些年,一说日本鬼子来了,人们就跑。今儿跑一阵子,后儿还得回来种地。熬到现在合作化了多不容易!”

郑思远听着,看一眼她那端着茶碗的手,真是一双劳动的手,没有一点女人的纤细和柔软。手的骨节突出,指头上尽是

臃子。大拇指大概是划破了，包着胶布。又看岳母的手，同样是又大又粗，和男人的手没有两样。他心里说：多么可敬的老人！把儿女送去抗日，自己却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，从不说一句怨言，如今嫂子说出来了。是她代替牺牲的丈夫承担了养老养小的重担，让她发泄发泄胸中的郁闷吧！

岳母一辈子为人忠厚。儿媳这些话长年挂在嘴上，耳朵都麻木了，今天还是耐心地听她说。岳父近一两年，由于衰老总是瞌睡，今天见女婿来了心里高兴，坐在炕头抽烟。听儿媳唠叨得烦了，便说：“别说了，他姑父刚进门就听你这个，忙给做饭去吧。”

嫂子说：“他姑父不是外人，让他也知道知道咱家的难处，往后催他姑多回来看看家，你们不爱听，当我没说。做什么饭吧？”

岳母说：“有白面，蒸馒头。明日去赶集买点肉来，咱这乡下没什么好吃的。凑合吧！”

嫂子出去做饭。郑思远问妻子的病情，清芬说：“病好多了，就是失眠。”又问：“北京有什么新闻？到乡下来看不见报纸，也听不上收音机，太闭塞。”

郑思远说：“党内整风刚刚动员。所以我来接你回去参加整风。”

清芬说：“咱们过两天就走。”

郑思远说：“我们从进北京再没到农村来过，不知道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变化，我想借机会好好看看新农村的新气象，也积累点素材写点文章，可惜不能多住些日子。”

清芬说：“这个村小，人们心齐，连年增产。可是社员们觉得吃亏，对联村社很有意见。”

“怎么吃亏？我不懂。”郑思远疑惑不解。

清芬说：“现在是高级农业合作社，十几个村联在一起，也叫联村社。因为是高级了，实行统一核算，统一分配，不管是增产村，还是减产村，一律平均分配。这样，增产村的社员们不能多分红，很有意见，要求从联村社分出来，自己村单独成社，单独核算。联村社不同意。村干部和社员要向上级反映。”

思远说：“怪不得在来的路上，听见一个小伙子喊，秋后不再分社，就不下地干活了！大概就是因为这个。”

“村里有个生产队会计叫赵梁，和小正子是朋友。他来求我替他们写个稿，向报社反映。我说我有病，也不懂政策，没给写。谁知道这村里还有这么多矛盾！”

清芬说着，嫂子已做熟饭。八仙桌上摆好了饭菜：小葱拌豆腐，炒黄豆芽，炒鸡蛋，还有一盘咸菜。为了迎接贵客，在馒头上还按了一个红点儿。岳母还是老习惯，盘腿坐在炕桌边。郑思远请岳父坐在椅子上，自己坐在下首凳子上。清芬食欲不好，在一边躺着。

郑思远吃着饭，发现这屋的摆设有点奇怪。怎么八仙桌旁只有一把椅子，靠山墙只有一个立柜，柜顶上只有一只木箱？嫂子说：“他姑父，你看着稀罕吧？”

郑思远疑惑地一笑。

“告诉你吧，这是他大姑的嫁妆。她结婚日子不多，俩人就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，婆家没人了，就把嫁妆存在这娘家。土地改革时，西院的大伯家是富农，扫地出门了。贫农团怀疑咱家给他们藏了浮财，也把俺们赶出去了。咱爹咱娘一家老小在外边挨冻受饿了二十多天，这些嫁妆也抄走了。后来三榜定案，咱家定的是中农，才让回家。可是浮财已经分给贫农，退不回来了。这嫁妆分出去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给退了回

来。贫农团用二亩地补了那些浮财。”嫂子说着，指指大立柜：“成双成对的东西，剩下一半，多么难看！”她又指指清芬：“你就知道拍屁股一走去打日本，可知道家里人受的那罪！”

清芬说：“要不打走日本鬼子，今儿能这么太太平平地过日子？”

嫂子说：“这个理儿我也懂。事是过去了，可那些年没少受日本鬼子的害。你哥你姐牺牲了，还好咱爹咱娘活着。好容易打走了日本鬼子，土改给划错了成份，一提起这些老话来，就想起那些伤心的日子。现在当然好了，劳动吃饭，不用个人操心。打钟出工，黑天收工。没有兵荒马乱，没有土匪来抢，倒是安生，这得谢谢你们共产党和八路军！”说着，她哈哈大笑起来。

清芬问：“那时谁是贫农团长？”

“宗才。”

“谁是支部书记？”

“闹不清是谁。反正那时候村里主事的有宗才，李祥。”

清芬说：“宗才和咱是当家子，他还不知道咱家是什么成份？”

嫂子说：“那时候，贫农团的人见了浮财都红眼啦！”

郑思远问：“宗才和李祥都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啊？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宗才是村长。李祥在联村社当官儿，还是个‘大拿’呢！”嫂子说：“李祥可厉害哩，谁也不敢碰他，碰上一点儿，就找碴儿抓起来，不是关上十天半月，就是罚钱。前天晚上，小雨看场时，在窝棚里骂李祥，偏赶上李祥回家，从那儿路过听见了，当时就把小雨抽了几巴掌，好一顿臭骂！你看多王道！咱们这是在家里说，千万在外边少说话，更不敢招惹是非！”

天黑下来了。嫂子点来一盏小煤油灯，这灯是用二寸来高的玻璃瓶做的，瓶口用白铁片盖住，上边焊着一个小铁管，安上纸捻儿，灯光如豆，顶着一股黑烟往上冲。这种灯，郑思远见过，抗日打游击时住在老乡家，都是用这种灯。没想到，现在嫂子还点这种灯。岳父说：“快把那泡子灯点上吧。他姑父在北京点电灯，到家来不嫌闷得慌？”

岳母笑笑说：“就点这几天，费不了多少煤油。你也太细了！”

嫂子说：“我是说他不看书，不写字，要是看书写字，再点上那泡子灯。我去换换。反正他来咱家也是憋闷得慌！”说着，很快端来泡子灯。

清芬说：“我原以为村里有电了，没有！”

郑思远说：“我看这里生产挺好，再过两年就能输电了。有了电，耕种，磨面，照明，就都方便了。”

嫂子说：“等着吧，不定哪辈子呢！”

清芬说：“你这老脑筋！”

“俺老脑筋？谁不愿意来电？见了真的才算哩！”嫂子端着熄灭了的小油灯往外走。就听院里有人大声说：“听说二姑父来了，认识认识。”

嫂子赶紧回身对思远说：“赵梁来啦，他来没好事！你千万别管村里的事！”

二

岳父岳母一听声音是赵梁来了，就到东间屋去了。清芬

也跟着走：“我没精神和他聊天。”

郑思远从屋里迎出来，赵梁已经上了台阶。嫂子指引说：“这就是赵梁，在小队当会计，也是个官儿！”

赵梁拉着郑思远的手：“白天在场里见你来了，忙，没工夫来，晚上来看看你。”

外屋黑乎乎，进了里屋，郑思远才看清，赵梁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长得瘦高，光头，白净面皮，两只眼不大却透着精神。一身白布裤褂，利落，精干。郑思远请他在椅子上坐，他说：“不是外人。我和小正子相好，常来玩玩。二姑父你坐吧，我在炕上。”说着，一跷腿上了炕沿。郑思远递过一支烟，他忙摆手：“不会抽烟。”

郑思远说：“我也不会。”斟过一杯茶，赵梁接过去，不讲道谢，只说：“一定是北京带来的，喝碗。咱乡下人不怎么喝茶。”

嫂子提着开水壶往茶壶里续水。赵梁说：“婶子，这回你该高兴了。二姑来了，姑父也来了，你家常年不见客人，冷冷清清，这回真热闹了。也舍得生上火炉喝茶了！”

嫂子一边斟水一边说：“净胡说！我什么舍不得？盼了二十年才把她盼回来，要有条件，别说喝茶，天天炖肉也舍得！家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没个顶梁柱，净受人欺负。要是他姑在家，俺娘儿们也好受得多！”

赵梁说：“谁说不是。在乡村不像在城里，家里没人手处处作难。”说着，指指嫂子的背影：“这家全靠婶子带孩子们过，整年长在地里劳动，也真难为她了！”接着，便问郑思远：“下了火车，又坐一路大车，累了吧？”

郑思远说：“不累。过两年，就能修上柏油公路，坐上长途汽车了。”

“盼吧。”赵梁又问：“这一路上庄稼怎么样？”

“我在火车上看见的都挺好。”

“你从前边那村来的路上，麦子长得好坏？”

“这边的麦子比那边好。”

赵梁的声音放高了：“前两年这俩村摔个平跤。这两年，他们的生产不如咱村，年年减产亏损。”

郑思远随声答话地问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他不知道，赵梁这是想点个炸药包，从这儿点燃了导火索的头。

赵梁开始兴奋起来：“从去年我们这周围十几个村并在一块，成立了联村社，胡家庄的社员就不好好下地干活了。他们村五天一个集，一个月六个集，他们的社员都去赶集，做小买卖赚钱，地里的活儿没几个人干，能不减产亏空！我们村的社员不像他们，还像初级社时那么积极肯干，年年增产。可惜，增产不增收，联村社把我们增产的粮食调走，给减产村补了亏空！俺村吃了亏，这阵子人们净嚷嚷要分社。不能辛辛苦苦白干一年，全给他们干了！”

郑思远不懂农村工作。问：“为什么增产村给减产村补亏空？”

赵梁说：“初级社时是独立核算，社员们分红高，干得使劲。自从成立了高级社，十几个村联在一起，归联村社管理，不管哪个村增产减产，一律拉平分配。我们村增产，不就吃亏了？要不，这村的人不干呢！”

郑思远这才明白，点点头。

赵梁接着说：“联村社的干部，根本不下地劳动。别看中央老下命令让干部参加劳动，他们可就会骑上自行车到各村转，回到联村社大吃大喝，还挪用公款。哪儿有便宜，手就往哪儿伸。生产能闹好？”

郑思远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去年在联村社当会计,亲自眼见!”

郑思远没说话。

赵梁说:“二姑父,你这回来,关心关心咱这村的人们吧。今儿人们见你来就说,你是中央来的干部,帮咱们解决解决这问题。你能不管吗?”

郑思远说:“我不懂农村的事。你们有什么意见,就向联村社提,会解决的。”

赵梁睁大眼睛说:“谁敢提意见!谁提,说谁是破坏农业社!扣上坏分子的帽子,了得!”

郑思远说:“提意见是允许的,不会那么严重。”

赵梁向西一指:“离我们这儿不远,西边有个童家村,人家那支部书记硬,村里人也心齐,找到县委书记提意见,要求从联村社分出来,自己村单独成社,单独核算,不再和联村社吃大锅饭。县委同意了,社员们干得挺有劲。收入多了,分红也高了。咱这村就不行!二姑父,你说,人家分出去了,咱村能不能分出去?”

郑思远说:“你们也可以去请示县委。”

赵梁无奈地说:“俺村没那样的能人。支部书记李祥就通不过!”

郑思远说:“咱们这么大的国家搞合作化,哪能一点缺点没有,只要大家齐心干,过不了两个五年计划就会好起来。到时候村村有了电,也有了各种农业机器,或许住上高楼呢。”

赵梁冷笑道:“那谁不愿意呀!就怕是梦!”

郑思远说:“能。再过两年我来看你们,就会大不一样了。到时候也许有了电灯电话。”

赵梁说:“那敢情好。电灯电话,楼上楼下,咱不就盼那一天吗!”

这时嫂子在外屋搭腔说：“你们净做梦！说点别的好不好？他姑父在北京能有电灯电话，楼上楼下，咱这穷村子，再过一辈子也盼不到！”

赵梁说：“叫婶子这一说，就泄气了！”

嫂子说：“明摆着的，还用我说！”

郑思远说：“你得看远点。”

嫂子说：“等着瞧吧。隔上十年你再来，要是没电灯，住不上高楼，怎么办？”

郑思远赔笑说：“住不上楼，也会有电，不用再点煤油灯。机器耕地，收割庄稼。那时，你就不用这么受累了。”

嫂子说：“我算记住你这话了。到时候没这些玩艺儿，我罚你！”

赵梁说：“照理说，从土改到初级社，现在又高级社了，该使上机器了。就是咱这生产老上不去，虽说社员们干劲不小，收成也不错，让联村社这么一拉平，社员们得不到好处，也就稀松了！”

嫂子说：“你可好，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又是联村社，联村社！干他姑父什么事？”回头对郑思远说：“他姑父，你走了一天累坏了。我领你们去那院里早早歇着吧！”

赵梁一听，忙跳下炕：“看我净瞎摆列，忘了姑父该歇息了，早早睡吧，有空再摆。”说着就往外走。郑思远送他到屋门外，赵梁看看嫂子没跟出来，低声对郑思远说：“明儿你到地里转转，听听社员们说什么，就明白了。”又大声说：“明儿见吧！”

郑思远回到屋，嫂子和清芬走出来。嫂子忙收拾炕，抱来两床干净被子，说：“知道你来，怕嫌咱家脏，紧着拆洗。委屈点吧，咱家怎么好，也赶不上北京。”

郑思远笑着说：“嫂子净说笑。打游击时，大冬天连个被

子也没有,也熬过来了,谁还怕脏!”

嫂子给收拾好铺盖。郑重其事地说:“你这回来,千万别管村里的事。咱可惹不起这群干部!千万别给俺惹来麻烦!”

郑思远答应:“不管。你放心吧!”

晚上,郑思远睡在炕上,问清芬:“这赵梁,你认识吗?”

清芬说:“我十五岁离家时,他才几岁,不认识。我来了以后,他就找我说这事,我没管。后来,当家子的侄子宗才弟兄又来找我,我说,我是回来养病,管不了你们的事。”

思远问:“宗才怎么样?”

清芬说:“他是抗日时的村干部,老党员,还是个堡垒户,掩护过咱们的抗日干部,是个有功的人。就是不想离家,一直在村里工作。那天他领我去看他家打日本时的地道口,至今还有痕迹。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老干部、老党员,对他很尊重。可也怕他、恨他,嫌他专横、跋扈,又自私自利。土改时他是贫农团的领导,初级社时他是带头人。现在他当了村长,也不满意高级社。”

郑思远说:“村里有这么老的党员真难得,该认识认识!”

清芬说:“这就是老解放区的特点。这回回来,本想借机会看看老区解放后的新气象,集体的优越性也该显示出来了。就是我身子软,要不,也想去和社员们收麦打场。”

郑思远说:“你养着吧,明儿我去地里干活。过去,战斗空隙还帮老乡收割庄稼,进了北京养尊处优,也该劳动劳动啦!你说对不对?”

催社员们上工的大钟敲响时,天刚亮。郑思远也随着钟声起床,端着洗脸盆,从大缸里舀了两瓢凉水洗脸。嫂子已经做熟了饭,收拾好桌子,给二位老人端上菜饭,也给思远端来一碗菜粥。炕桌上,还有一算子白面馒头,一盘用盐水煮的黄

豆，一盘腌韭菜。“清芬夜里失眠，就让她睡着，别叫她。”嫂子说，“咱这儿没卖牛奶蛋糕的，给你喝菜白粥，真委屈你！”

思远说：“我也是农村出生长大，还能忘本？吃完饭，我跟你去拔麦子。”

“你别去。谁家的客人下地呀，住上两天就走了，还干活？你也忒勤谨了！”

思远说：“共产党的干部哪有不劳动的，给人们送点水也好。我也看看合作化以后农村是什么样。”

小正子说：“要去，我领你去，在咱们队里干，不会叫你累着。”

郑思远喝着菜白粥，觉得真好喝，多少年没喝了。过去打游击时，和农民一起打日本鬼子，一个炕上睡，一个锅里吃，多么亲近！进了北京，只忙工作，见不到那些共命运的农民了，好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。今天，又端起了这粗瓷大碗，顺口的玉米面粥，才觉得失去的又得到了，缺少的又补上了。我早该来农村看看了，早该了！他喝完一碗还想喝，站起身去盛粥。嫂子忙抢过碗：“你真吃得下俺这饭！”

思远说：“忘了家乡饭就忘本啦！”

嫂子笑着出去，很快又盛来一碗递给思远。就听院里有人说话：“婶子，听说二姑父来了，过来看看。”这声音像闷雷。接着，又一个人说：“夜里就想来，看看不早了，今儿来吧！”这声音像钟。嫂子忙说：“宗才弟兄来了！”特意嘱咐思远：“跟他们说话可小心，别听他们瞎摆列！”

郑思远刚要去迎，门帘一挑，宗才弟兄进来了。前边这个人岁数大，有四十来岁，光头，褐色脸皮，连鬓胡子，大眼，中等身材，一身白裤褂。后边的人，是个高个儿，长得魁伟，三十多岁，赤红脸，上身是白布衬衫，下身是黑布制服裤，手里捏着一